藏書儒臣傳卷四十四

經學儒臣

春秋

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以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王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

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粤有三仁仲舒對

聰明王

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
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
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繇此言之粤本無一
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

仲尼極稱管仲

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王
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
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
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
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

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辠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

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王吉

王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也、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

勞之煩黷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縱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卽奏書戒王曰

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愼毋有所發且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大將軍抱持幼君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起家復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

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

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于道者

譴條奏唯陛下財擇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
病歸琅邪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
取舍同也元帝初卽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
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鄒氏春秋
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爲
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光祿勳
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遷趙內
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爲王國吏故駿道病免
官歸起家復爲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
少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

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駿代薛宣爲御史大夫居位六歲病卒駿子崇以父任爲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爲御史大夫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爲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遣就國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貢禹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絜行著聞徵爲博士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爲諫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然非自知奢侈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安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

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竝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

官故縣鄉而髡兇錯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
埶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
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
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
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
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
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易
於決流抑隊矣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
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
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數爲御

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爲郎、官至東郡都尉、

疏廣疏受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爲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歡說、頃之、拜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

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
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
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
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
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
在後、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
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
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
悔、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
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

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
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
門外送者車數百輛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
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旣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
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
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
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
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
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
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敎子

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於是族人說服卓吾曰此篇人人可讀宜置座右

宋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弟之女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復乃許孔道輔聞復名就見之介執杖

履立侍拜則扶其往謝亦然後介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
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
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太學賜緋衣銀魚召
爲邇英閣祗候說書嘗在人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
處州監稅歷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
復經爲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
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
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筆命其
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特官其一
子

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中進士第靖康元年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欽宗每見臣僚登對輒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旣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時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爲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氏矣則

至○切○至○當○之○論○

向爲京所引者今朝廷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乎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珏衜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衂吏部侍郎馮澥言珏爲綱遊說珏坐貶安

國封還詞頭以爲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彌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淸朝署也時相耿南仲大怒中書侍郎何㮚從而擠之遂與郡出知通州安國旣去踰旬金入薄都城欽宗被虜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紹興二年入對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詔不至又曰聞卿潛於春秋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廢光陰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緘默附會

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而勝非依違順從辱逮君父、乃攺勝非侍讀、安國又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今臣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大怒、乃降旨曰、胡安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攺命經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肎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耶、落職提舉僊都觀、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五年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會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

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卒年六十五謚曰文定安國彊學力行風度凝遠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其他皆無所許可及見安國歎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眞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良佐嘗語人曰胡安國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三子寅宏寧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

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張栻師事之宏初以蔭補
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以不通
書問故寧作書叙契好而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正恐
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
書曰知言

公羊春秋

胡母生眭孟嚴彭祖

胡母生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
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敎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
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爲江都相弟子遂之者褚大嬴

公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少時好游俠鬬雞走馬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為議郎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

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
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
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
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昭
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妖
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
徵孟子爲郎嚴彭祖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
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
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
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太子太傅廉直不事

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亦說得中用）
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
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
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瑯邪王中爲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
授東門雲雲爲荆州刺史坐爲江賊拜辱命下獄誅顏安
樂眭孟姊子也
何休任城人也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以列卿子詔
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
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
又註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

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

服虔、滎陽人也、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

丁恭、山陽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博士、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着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鍾興、汝南人也、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

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太子又使
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
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
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穀梁春秋

瑕丘江公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
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
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
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

授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皆從廣受學㝡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竝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爲郎中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

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廣弟子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等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士尹更始爲諫大夫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大司馬王根薦房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

曰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
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
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
上於是出龔鳳補吏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王莽
時為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房氏之學

晉范甯字武子少篤學簡文帝為相將辟之為桓溫所諷
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者甯嘗為王弼何晏
罪深桀紂乃著論以刺之曰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
為後世鑒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
資膏粱之傲誕畫螭魅以為巧扇無檢以為俗吾固以為

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溫然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絜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孝武帝雅好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指、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又起學臺、功用彌廣、爲江州刺史王凝之所奏免、初甯常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

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篩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為之注世亦稱之

唐啖助趙州人善為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

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以爲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沒莫知所以[illegible]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爲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

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左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云耳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助門人趙匡陸贄其高弟也大曆時助匡贄以春秋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强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匄子陵最卓異士匄撰春秋傳未甚傳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學者如浚井但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耶子陵好古學

舍峨眉山、通后蒼大小戴禮、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酉人

榮之終司門員外郎、子虔以文義自怡、及亡、其家所存惟

圖書及酒數斛而已

左氏春秋

張蒼等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皆修春秋

左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

長卿、授淸河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

左氏、望之善之、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

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

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成帝時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河

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侍中太中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歆以爲左丘明

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

賈逵誼九世孫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五家穀梁之説性愷悌多智思俶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

書寫藏秘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逵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勑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聞帝嘉之賜布五百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敎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十通逵母嘗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

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
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
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并作周官解
故遷逵爲衞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
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
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
欣羨慕焉和帝即位以逵爲左中郎將復爲侍中領騎都
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
陳國汝郁帝即徵之並蒙優禮均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
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不直

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身、郁性仁孝、及親沒、遂隱處山澤、後累遷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後世稱爲通儒、然不修小節、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年七十二

鄭衆、年十二、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藉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

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敗賓客多連坐唯衆不與永平中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廷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隣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絶望中國耳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一離析旋爲邊害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

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如令匈奴遂能殺臣、將有損大漢之强、帝不聽、衆不得已而行、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巳校尉、衆發兵、乃解、遷武威太守、衆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不可、詔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

杜預字元凱杜陵人嘗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
幾也司馬昭嗣立預尚昭妹高陸公主與賈充等定律令
既成預爲之注解乃奏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
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
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措又受詔爲黜陟之
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巳委誠而信順之
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
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
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踰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
隱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

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麤舉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優舉者超用之六歲劣舉者奏免之優多劣少者叙用而劣多優少者左遷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頹亦無取於

黜陟也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皆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羊祜卒預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既至鎮繕甲兵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名將也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預處分已定乃啓請伐吳帝報待明年預復表陳至計曰羊祜不先與朝臣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時帝與張華

圍棋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以請帝乃許之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爲外懼豈非算（千古之言）乎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將樊顯等率衆屯江西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尅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爲王濬所敗旨等伏兵隨卽入城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進逼江陵尅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

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奏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長吏荆土肅然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

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癭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頸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平盡捕殺之預因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

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
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
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内
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
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
事、然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
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
不爲陵谷乎、預雖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能任大事、當將
率之選、既立大功、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
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

家之學比老及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贄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蓋亦預之知巳也（大是）預在鎮數問遺洛中貴要（是）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四 終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五

經學儒臣

禮經

高堂生二戴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其資性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梁戴德及德兄子聖沛慶普由是禮有大戴小

戴慶氏之學聖在九江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何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慶大小戴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於是有慶氏之學

梁皇侃明三禮孝經論語爲國子助教撰禮記講疏五十

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常誦孝經二十篇以擬觀世音經

北齊熊安生阜城人也從陳達受三傳從房糾受周禮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捃摭異聞河淸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年八十餘致仕卒於家劉焯劉炫皆其門人安生與同郡宗道暉爲祖師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屐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湝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

受鞭不著體復躡屐而去冀州爲之語曰顥公鐘宋公鼓宗道暉屐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顥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安生在山東時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究去今七十二世舊有碑爲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讙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率其族向塚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

宋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

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進駕部
員外郎、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爲太常博士、終祕書省正字、
所著禮書一百五卷、與暘樂書並行于世、

五經儒

許慎

許慎字叔重汝南人少博學馬融常推敬之時人謂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於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魏王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黃初中爲散騎常侍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愼之公卿

尚是好人

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矣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故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鎭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荆州之衆降于禁于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

屬羽士衆一旦冗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但
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士崩之勢矣景王從之遂
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卒門生縗經
者以百數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
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
官
梁崔靈恩少篤學偏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爲太常
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
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都下舊儒咸稱重之
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

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該通義例當世莫及

隋劉焯信都人犀額龜背望高視遠少與河閒劉炫爲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强劉知海家素多墳籍焯就之讀經十載遂知名爲州博士復入京與博士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坐論難蜂起皆不能屈隋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勑與劉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於是優游鄉里

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劉炫聰明博學名亞于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廣又嗇於財不行束修者未嘗教誨時人以此少之

劉炫河間人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口誦目數耳聽五事舉無遺失隋開皇中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録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家以教授爲務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

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帝不納、煬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勅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間、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不通、糧餉絕斷、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為賊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為官軍所破、炫飢餓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為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氷寒、因此凍餒而死

孔穎達、黃州衡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及長明服
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曆、隋大
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
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共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
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以匿楊玄感家得免、太宗平
洛、授文學館學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帝問孔
子稱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
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
養正、明夷莅衆、若其據尊極之位、衒聰耀明、恃才以肆、則
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

司業、給事東宮、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旣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後致仕、卒、陪葬昭陵、初穎達與顔師古等、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詔改爲正義、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于是僕射于志寧、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流布、穎達子志終司業、志子惠元又爲司業、三世司業、時人美之、馬嘉運少爲沙門、還治儒學、長論議、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閣祭酒、退隱白鹿山、諸方來授業至千人、或曰安國之傳、穎達之正義、

其有功于書信矣、敢問傳義之中、果盡得聖人之意乎、曰二子之于書、所得固多、其失亦有之、如安國以四嶽爲四人以傳說版築爲胥靡之類、而穎達之陋、不專在於解釋之間、正在於引讖緯之書以亂經也、讖緯之書、出于漢哀平之間、迂闊怪妄、引聖經以折其誕可也、而反援以證經、則是以經爲不足信、而以讖緯爲可信也、七緯者、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也、

朱熹

朱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閩、熹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年十八貢

於鄉、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歷四考罷歸、孝宗即位、詔
求直言、因上封事、明年復召入對、乾道三年、訪張栻於長
沙、熹中和舊說序云、予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
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是日也、因與栻論
中庸大義、淳熙二年、呂祖謙訪熹於寒泉精舍、編次近思
錄、因送祖謙至鵞湖、陸九淵兄弟來會、三年、除秘書郎、會
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主管武夷山冲佑觀、
五年差發遣南康軍事、熹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
至郡、奏復白鹿洞書院遺址、七年張栻卒於江陵、八年陸
九淵來訪、請書其兄九齡墓誌、熹請九淵爲諸生講君子

小人喻義利章、七月呂祖謙卒、時淛東大饑、易提舉淛東
常平茶鹽事、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適
知州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得其在郡姦贓事、劾之、爲
時相王淮所匿、而奪其新命授熹、熹以爲是奚田而奪之
牛、辭不拜、遂歸、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學者尊信
益衆、永康陳亮以文雄於時、熹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
胡說
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十四年、除提點江
胡說
西刑獄公事、十五年淮罷相、遂力疾入奏、是行也、有要之
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者、熹曰吾平生所學只有
此四字、及奏上、除兵部郎、熹以疾告、上欲易以他部、時相

竟授以前江西之命熹行且辭章再上除主管嵩山崇福
宮時廟堂知上眷厚憚熹復入上悟復召熹又促召具封
事投匭以進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
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書熹嘗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
者一孝宗亦開懷容納然熹之言皆痛詆大臣近習故孝
宗之眷雖厚而嫉者愈衆光宗即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
知漳州紹熙元年赴任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熹
初仕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且言
必可行之說三而寓公豪右更為異議沮之遂因地震及
不赴錫宴自劾明年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漳州經

界竟報罷三年冬陸九淵卒於荊門四年永嘉陳傅良報書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願以雅頌之音消鑠群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辯他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是年陳亮卒寧宗初在潛邸聞熹名每恨不得熹爲本宮講官及即位首召奏事兼實錄院同修撰進講大學熹進講後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

此人亦可

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當讀之今後更爲點來慶元元年、趙丞相罷、韓侂胄誣熹不軌、復謫永州、熹自念身雖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極言姦邪蔽主之禍、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乃取諫藁焚之、自號遯翁、沈繼祖爲監察御史、上章詆熹、遂落職罷祠、熹素有足疾、既又加以瘡瘍之發、六年三月乙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興、甲子移寢中堂、良久而逝、葬于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定元年、賜謚曰文、熹歷仕四朝、仕於外者九考、立於朝者僅四十日

蔡元定

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明道語錄邵氏經世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奥義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時韓侂冑設僞學之禁臺諫承風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於是詔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過淨安與熹相見熹以叅同契疑義相扣間行列坐橋上方共酌詹元善即起去熹曰此人富貴

氣、坐客皆與歎熹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
可謂兩得矣、即日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至舂陵、遠近
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此時來學其）
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熹嘗曰、人讀（心眞矣）
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故熹疏釋諸書、皆與元定參訂、啓
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
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子淵沉
皆不仕、沉字仲默、少從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
屬沉、隱居九峯、故亦號曰九峯先生

呂祖謙　附祖儉陳傅良

祖謙、字伯恭、尚書左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廷、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憲安國從子、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朱熹師事之最久、世號籍溪先生者也、祖謙既師憲、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除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先是孝宗命臨安府校正文海、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盍再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焉、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史說曰、史有二體、編年與

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終始、編年不如紀傳、

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寧宗卽位、除大府丞、時韓侂冑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乃上封事、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馹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批云、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爲幸、何得妄陳、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日太府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卽死、使聖朝有殺言者之名、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上初不知也、

好皇帝

後遇赦、量移高安、三年卒、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淡於子約、然坐視羣小之爲、不能出一言、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不能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居謫所讀書、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履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爲文、有大愚集、嗟夫、當世變矣、意氣愈厲、乃可加也、何謂私哉、卓吾子筆記

陳傅良、溫州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說爲文章、由

是其文擅當時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登進士甲科光宗立乃除吏部員外郎傳良去朝已四十年矣至是歸鬚鬢盡白都人聚觀嗟歎皆號曰老陳郎中及輪對帝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上周禮說十三篇遷秘書少監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寧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修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傳良言熹難進易退內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寶文閣待制與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傳良言不顧行出提舉興國宮明年察官交疏劾秋罷終于家年六十七

卷四十五終

藏書儒臣傳卷四十六

藝學儒臣

字學

鍾繇

鍾繇、字元常、潁川人、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愼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辟三府、爲廷尉正、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爭、操方有事山東、深以關右爲憂、乃表繇持節督關中諸軍、繇至、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操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千餘匹、操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急、關右平定、使朝廷無西顧憂、足下之勳也、昔蕭何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耳、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將兵至、諸將議欲釋去、繇曰、袁氏方強、援之來、關中陰與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爾、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欲歸、其得至乎、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尅也、援至、果輕渡汾、濟水未半、繇擊大破之、斬援而降單于、魏國初建、遷相國、操子丕在東宮、賜繇五熟釜、并爲之銘、丕篡位、遷太尉、明帝即位、遷

太傅太和四年繇薨繇工正隸行草八分尤長正隸初求蔡邕筆法於韋誕誕不傳輒搥胸嘔血曹操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盜發其塚遂得邕法於是學書窮晝夜無間輟臥則以手畫被被爲之穿世以繇正隸如郊廟旣陳俎豆斯列梁武帝亦謂如雲鵠遊天羣鴻戲海豈虛言哉

王羲之　子敬等附

王羲之字逸少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以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以骨鯁稱尤善隸書論者稱其飄若浮雲

矯若驚龍、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稱義之清貴有鑒裁、遷江州刺史、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遷護國將軍不拜、揚州刺史殷浩遺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時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耶、義之報書、曰、吾素無廊廟之宜、王丞相時欲内吾、吾誓不許、手跡猶存、非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也、若蒙驅使隴蜀、所不敢辭、所以然者、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以宣國家威德、此其所益、不同居護軍多矣、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内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義之爲書誡之、浩不從、浩將北伐、復爲書止之、浩又不從、果爲姚

襄所敗浩復圖再舉羲之又遺浩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而加以喪敗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將何所容也會稽有佳山水孫綽李充許詢支遁輩皆以文義冠世築室東土並與之遊會稽有孤居姥養鵞善鳴羲之市之未得乃命駕自往觀之姥聞王至烹鵞以待羲之歎惜不已又山陰有道士養鵞羲之亦往觀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鵞而去其任率如此在蕺山時見一老姥賣六角竹扇羲之書扇上

各爲五字姥初不善羲之謂姥曰但道是王右軍書求百錢可得也每自言我書與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其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荅庾亮翼深歎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矣謝萬爲豫州都督羲之遺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然所謂通識正在隨事行藏乃爲弘達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羲之卒時年五

十九、七子、知名者五、玄之早卒、次凝之、工草隸、仕至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而凝之彌篤、孫恩攻會稽急、凝之入室請禱、出語將佐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初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徽之字子猷、卓犖不羈、爲車騎桓沖騎兵參軍、嘗從沖行、値雨、徽之下馬排入車中、曰公豈得獨擅一車、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謝安甚欽愛之、請爲長史、尋除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時議者謂羲之草隸、江左中朝、皆莫能及、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袠、置左右觀翫、制曰、書

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蕭子雲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蒙於紙中、坐

徐偃於筆下雖秃千兎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
斂無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
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
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
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
手追此人而已陸羽曰徐吏部不受右軍筆法而體裁似
之顏太保受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有博古君子曰
徐得右軍皮膚眼鼻也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骨心肺所
以不似也

褚遂良

褚遂良、錢塘人也、貞觀中爲起居郎、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矣、魏徵白見遂良、帝方博購王羲之帖、然眞僞莫質、遂良論其所出、無舛冒者、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人主得觀之乎、對曰、今之起居、卽古之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未聞天子自取而觀之、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邪、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漆器不止、必金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于時太子承乾既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以爲嗣、因

謂侍臣曰昨日泰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此臣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之後臣當殺之而傳國與晉王朕聞其語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矣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以其國授晉王者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故紛紛至此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即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羣臣曰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侲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侲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遂霸諸侯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

明德、帝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授太子賓客、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高宗即位、封河南郡公、帝將立武昭儀、或謂無忌與李勣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名、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好兒好婦、今付卿、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也、帝不悅、翌日復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閒、

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可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桂州都督貶愛州刺史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騶煽乃削官爵二子彥甫彥冲流愛州殺之遂良書初師世南晚造羲之正書尤得媚趣論者況之瑶臺青鎖窅映春林嬋娟美女不勝羅綺蓋狀其豐豔雕刻但乏自然耳遂良嘗問世南曰某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公豈得若此問何如歐陽詢曰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公豈得若此遂良曰既若此何更留意世

南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遂良乃喜而退

懷素　附黃山谷

僧懷素姓錢氏疎放不拘每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牆衣裳器皿靡不書之貧無紙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書未足乃漆一盤又漆一方板久之盤板皆穿懷素伯祖惠融禪師亦學歐陽詢書故鄉中呼為大錢師小錢師焉懷素嘗曰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塘鄔彤授其筆法至中夕彤謂懷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

寂勁硬不置枝葉張長史亦謂　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爲故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餘辭去彤曰萬里之別無以爲贈吾有一寶割而相與先時人傳彤有右軍惡溪小王騷勞三帖懷素疑以此見與及臨路彤乃曰草書豎牽似古釵脚勉旃至晚歲顏太師以懷素爲同學鄔兵曹弟子問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覩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劒器舞始得低昂廻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脚爲草書豎牽之極真卿微笑經歲月不言懷素又辭去真卿曰師豎學古釵脚何如屋

漏痕懷素抱顏公腳唱賊賊久之眞卿徐問曰師亦有自得乎對曰夏雲多奇峯夏雲因風變化初無常勢又遇壁拆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絕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矣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人舉進士調葉縣尉熙寧初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蘇軾見其詩文以爲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由是聲名始震哲宗立召爲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實錄成擢起居舍人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廷堅書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之對

曰廷堅時官北都嘗觀此之眞戲耳乃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徽宗卽位以吏部員外郎召辭不就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廷堅善行草書楷與張耒鼂補之秦觀俱遊蘇軾門天下稱爲四學士初游灊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趙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宋秦王德芳之後也五世祖子偁四世祖伯圭高宗無子立子偁之子是爲孝宗伯圭其兄也賜第于湖州故孟頫爲湖州人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孟頫入見世祖顧之甚喜或言孟

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時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爲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民生所須米絹、二者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中、若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今人襲而用之耳、乃欲以此斷人死命、可乎、遷集賢直學士、帝欲使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有旨令得出入宮門、從容宴語、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爲人所忌、力請補

外乃出知汾州有旨書金字藏經旣成除江淛儒學提舉仁宗在東宮素知其名延祐元年除翰林侍讀學士眷顧甚厚嘗以比唐李白宋蘇子瞻云又嘗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且通佛老之旨初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爲郎及鉅夫爲翰林學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爲衣冠盛事得請南歸帝遣使賜衣幣趣之還朝以疾不果行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即其家俾書孝經是歲卒年六十九謚文敏孟頫篆籀分隸眞行草書無不冠絕其書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緻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

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誠然乎哉

畫師

顧愷之

顧愷之無錫人善丹青圖寫謝安深重之以爲自蒼生以來所未有建層樓爲畫所疾風暴雨烈暑祁寒並不下筆天地明朗時乃染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金陵瓦棺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刹注疏其時士大夫無過十萬者愷之刹注一百萬後寺成僧請勾疏愷之曰宜置一壁遂閉戶往來一百餘日畫維摩一軀畢將點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咽俄而果百萬愷之爲虎

頭將軍、一云小字虎頭、

張僧繇

張僧繇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每云點之卽飛去、人以爲誕、因點其一、須臾雷霆破壁、一龍乘雲上天、不點眼者見在唐閻立本見僧繇金陵畫壁曰虛得名耳、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然後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立本亦以畫名

吳道元

吳道元字道子、陽翟人也、少孤貧、客游洛陽、學書於張顚賀知章不成、因工畫、初爲兖州瑕丘尉、明皇聞之、召入供

奉由此名振天下大率師法張僧繇或者謂為後身焉至其變態縱橫與造物相上下則僧繇疑不能及也畫有六法世稱顧愷之能備愷之畫隣女以棘刺其心使之呻吟道子畫驢於僧房一夕聞有踏籍破迸之聲僧繇畫龍點睛則聞雷破壁飛去道子畫龍則鱗甲飛動每天雨則烟霧生顧冠於前張絕於後而道子乃兼有之則自視為如何也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請道子畫鬼神於天宮寺資母冥福道子使旻屏去縗服用軍裝纏結馳馬舞劍激昂頓挫雄傑奇偉觀者數千百人無不駭慄而道子解衣盤礴因用其氣以壯畫思落筆風生為天下壯然每一揮

筆必須酣飲至於畫圓光最在後轉臂運墨一筆而成觀者喧呼驚動坊邑議者謂有唐之盛文至於韓愈詩至於杜甫書至於顏眞卿畫至於吳道元天下之能事畢矣世所共傳而知者惟地獄變相觀其命意得陰隲陽受陽作陰報之理故畫或以金胄雜於桎梏蘇軾曰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

邵氏錄曰古塑一法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惠之見道子筆法已至不欲居其次乃去學塑亦爲古今第一

李公麟

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也熙寧中登進士第博學精識用意至到凡目到即領其要始學顧陸與僧繇道元及前世名手佳本至磐礴胸臆者甚富乃集衆善以爲己用工人物能分別品類望而知其廊廟館閣山林草野閭閻動作態度顰伸俯仰小大美惡與夫東西南北之人才分點畫尊卑貴賤咸有區別非若世俗畫工混爲一律貴賤妍醜止以肥紅瘦墨分也大抵公麟以立意爲先布置緣飾爲次其成染精緻俗工或可學焉至率略簡易處則終不近也故創意處如吳生蕭灑處如王維謂華嚴會人物可以

對地獄變相、龍眠山莊、可以對輞川圖是也、公麟初喜畫馬、學韓幹、略有損增、嘗寫騏驥院御馬、如西域于闐所貢、好頭赤錦膊驄之類、寫貌至多、至圉人懇請、恐并爲神物取去、有法秀師讓之曰、伯時爲士大夫、而以畫行、已可恥、又作馬、恐爲之乎、公麟恚曰、作馬、無乃蕩人心、墮惡道耶、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夕思其情狀、求爲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光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公麟大驚、不覺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此過、師曰、但當畫大士像、公麟悟其旨、遂畫大士像、絕妙天下、仕宦居京師、得沐浴、遇佳時、則載酒出城、拉同志二三人、訪名園蔭林、坐石臨水、

傲然終日當時富貴人欲得其筆跡者往往執禮願交而公麟靳固不答至名人勝士則雖昧平生相與追逐不厭乘興下筆了無難色晚得痺疾呻吟之餘猶仰手畫被作落筆形勢家人戒之笑曰餘習未除不覺至此自號龍眠居士

郭忠恕

郭忠恕柴世宗朝以明經中科第太宗㝡喜忠恕名節特遷國子博士忠恕作篆隸凌轢晉魏以來字學書樓觀臺榭皆高古置之康衢世目未必售也頃錢塘有沈姓者收忠恕畫每以示人則人輒大笑歷數年而後有知音者韓

愈論文謂時時應事作俗下文章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以爲好惜古文之難知也今於忠恕之畫亦云忠恕隱於畫者後謫官江都逾旬失其所在閱數歲與陳摶會於華山蓋亦仙去矣

郭熙

郭熙溫縣人爲御畫院藝學善山水寒林得名于時每於高堂素壁信手作長松巨木回溪沿崖巖岫嶮絕峯巒秀起雲烟變滅烱靄之間千態萬狀論者謂熙獨歩一時雖年老落筆益壯如隨其年貌焉著山水畫論言遠近淺深風雨明晦四時朝暮之所不同春山艷冶而如笑夏山蒼

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至於溪谷
橋彴漁艇釣竿人物樓觀等莫不分布使得其所言皆有
序可爲畫式

蜀黃筌　孫位孫知微徐熙附

黃筌成都人以工畫早得名時十七歲事蜀後主王衍爲
待詔衍嘗詔筌於內殿觀吳道元畫鍾馗謂筌曰吳道元
畫鍾馗以右手第二指抉鬼之目不若以拇指爲有力令
筌改進筌於是不用道元之本別以拇指改進後主怪其
不如旨筌對曰道元之所畫者眼目意思俱在第二指今
臣所畫眼色意思俱在拇指後主悟乃喜筌花竹師滕昌

祜鳥雀師刁光山水師李昇鶴師薛稷龍師孫遇然其筆意豪贍脫去格律過諸公爲多嘗畫野雉於八卦殿有五方使呈鷹陛殿下鷹見雉掣臂數四蘇軾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肎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

崩屋也黃筌父子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江南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氣神湧出別有生意筌惡其軋已言其粗俗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効黃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謂之溪骨圖筌不復致瑕疵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器工

馬鈞

傅玄序曰馬鈞天下之名巧也爲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鈞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鈞爲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鈞曰古有之未之思耳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輕重輕重無準而模不模哉鈞曰虛爭空言不如試之易効也

於是明帝詔鈞作之而指南車成京都城內有地可以爲園患無水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鈞鈞曰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鬭雞變巧百端鈞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作者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於樓邊縣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常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瓴甓數十飛

數百步鈞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參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般墨翟皆見用於時有益於世平子雖爲侍中鈞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

元藝元

藝元寶坻人始爲黃冠師事青州把道錄傳其藝至元中凡兩都名刹塑土範金摶換爲佛像出元手者神鬼妙合天下稱之其上都三皇尨古粹仁宗嘗勑元非有旨不許爲人造後大都南城作東嶽廟元爲造仁聖帝像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乂之未措手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

徵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於是遽走廟中郎目成像其所爲西番佛像多秘人罕得見者元官爲昭文館大學士以壽終摶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巳而去其土髹帛儼成像云

武臣總論

李生曰戰非聖人之得已也上兵伐謀不戰而自屈矣今夫楚人百戰而百勝漢人百戰而百不勝然卒爲漢所并者伐其謀也然則楚人雖善戰將安施乎知此則知大將之任矣彼以勝敗論將者非知大將之道也若夫謀定而後戰戰而必勝皆不越於此矣此可以語將未可以語天下之大將也可以語兵未可以語天下之上兵也吾又安得深謀盈智之士明於堅忍致人之術者以與語不戰之旨乎司馬仲達是巳仲達受巾幗婦人之辱聞畏蜀如虎之誚終不得而致也彼六出祈山糧運不繼空自苦耳司

馬氏無損兵費糧之失而諸葛已困矣末後渭濱屯戍諸葛氏固自以算無遺策不知仲達已逆知其必不能久也本欲致人而反見致於人亦豈得爲謀之善歟然則陳壽謂將略非亮所長者未爲過也太上之言曰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至矣哉爲將者所宜潛心也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七

大將

孫武子　孫臏

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

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

盧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魏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

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敝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

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致於人）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

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李生曰世豈有十萬之師三日之內減至二萬而猶不知其詐者乎

司馬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孼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

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巳之軍而巳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

時賈授首矣　此

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不戰而屈人兵）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

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旣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病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

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
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
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
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
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
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乃之魯學兵法
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魯君疑
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
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
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

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旣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

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吳起懼得罪遂

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郤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

李卓吾曰吳起料敵制勝號知兵矣而卒困於公叔之僕何哉其廢公族疏遠以養戰士所以強楚者以是所以殺身者亦以是其鼂錯之徒與任事者必任怨雖殺身可也

又曰李克亦可人哉使訪之程正叔輩必以貪財好色見

殺矣、孰與富國强兵乎

趙奢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稅租、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强、國强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

召樂乘問，樂乘對如廉頗。又召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兵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既已遣秦間，乃捲甲而趨，二日一夜至闕與，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

曰胥後令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
奢許諾即發萬人趣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
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
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
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
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
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
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
趙括爲將尒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
使括若膠柱而鼓瑟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

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
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
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
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
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
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
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人明年
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
邯鄲之圍

李牧　附傳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匈奴入輒收保、不敢與戰、故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能田畜、復請李牧、牧固稱疾不起、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

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亾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顔

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斬之、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至漢時、馮唐對文帝誦之、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袪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也、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帥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

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閒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

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爲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

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十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武帝卽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爲官乃以子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

韓信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自絶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出我

袴下於是信孰視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劒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羽以信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為連敖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

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巳拜上坐王曰丞

無行之人何以稱國士也

無能治生無能得食之人何以稱無雙也試猜看

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非項王邪、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言語姁姁、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都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附、特劫

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
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
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
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
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
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
信識見如此至自謀全不濟何也利令智
莫愛也大王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
昏貪令人愚也求萬全故
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
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
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

信計部署諸將所擊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彭城漢王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其八月漢王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閼與信之下魏破代也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及是信耳復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

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不聽信使間視知其不用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

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戒曰
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
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嘸然詳應曰諾信謂軍吏
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
恐吾至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
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
良久於是信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趙果
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
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
拔趙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

壁皆漢赤幟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即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校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敺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即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

要緊着

乎諸將乃服信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避不肎言信再推讓之於是廣武君對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耕息耒傾耳以待命者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勌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破齊必距境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

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廼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為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〇大〇是〇 胡說可恨 真利口 真
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佞人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

之衆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
（無人氣安被戮）（田氏）
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卽留縱酒罷備
（酈生總愚）
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生爲欺已而
烹之因敗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
萬救齊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鬭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
（大是計畫）
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
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居齊齊城
（大是）
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
韓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
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

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詳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漢乃遣張良往立韓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信信不聽武涉已去齊人蒯通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一

致於人

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楚人起彭城轉鬭逐北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

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

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
到骨
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
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
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
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
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
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
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
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
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

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
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
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
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氂之小計遺天下
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
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
賁之孤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
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
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
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

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爲巫漢五年項羽已破高祖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爲楚中尉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廵狩會諸侯乃發使告諸侯會陳高帝且至信來謁上上令武士縛信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洛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否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

目中無信矣

○裝○村○得○好○

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
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
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漢十年陳豨反上自
將而往信病不從會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
弟上變告信反呂后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
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
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
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從
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有何言呂后曰信
言恨不用蒯通之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

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如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寃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寃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於是高材捷足者先得之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也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有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精銳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李生曰蒯通爲信畫策何其工也而不知信之終不聽何哉然卒如其策矣信固無負於漢王也方其設壇始拜一

軍皆鬻卒之少年之恥雪漂母之恩酧志亦遂矣堂堂亦
慨涉涉囊沙垓下挫羽木甖破魏雖西楚霸王且恐懼遣
武涉往矣英雄萬古香安在乎其無王也諺曰畏首畏尾
身其餘幾今世人士少知自好猶能判身首以就功名況
烈丈夫之業乎等死耳牖下亦死湯鑊亦死自無用太較
計爲也烏乎天地如存三傑長在鄭侯之命不延淮陰之
壽不短彼區區者猶抱寃痛於侯其餘幾之人哉

周亞夫

周亞夫爲河内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
而將相持國秉貴重矣其後九歲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

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旣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爲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劉禮爲將軍軍霸上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

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軍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乃拜亞夫爲中尉孝文且崩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孝景三年吳楚反以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之曰將軍能用臣之言乎太

聖天子

聖主

尉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
行必置間人於殽黽阸陿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
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
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
計至雒陽使搜殽黽間果得伏兵乃請涉爲護軍太尉至
會兵滎陽堅壁不出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太尉不往
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亦不奉詔而使輕
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挑戰終
不出一夜軍中驚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太尉終臥不起
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

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走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斬吳王頭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由是梁孝王與太尉有郤五歲以亞

骨不得矣　大差

矣可止了

夫爲丞相而梁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會竇太后欲侯皇后兄王信景帝欲侯匈奴降王徐盧等五人亞夫

又差矣

皆執以爲不可景帝不悅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因趨出景帝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

庸苦之、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事連條侯、上乃召亞夫詣廷尉、亞夫不食五日、嘔血死、

卓吾曰、甚矣居功之難也、使時無條侯、七國之兵、豈易當哉、景帝非人主矣、不三月而吳楚破滅、雖十世宥之可也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七　終